

□ 张维军

思州十万囤怀古

在岑巩思州古城东面,有一个天堂寨,龙江河与异溪河在寨前交汇流入溱阳河,形成一处景色奇美的天地。

在天堂寨后,有一座山丘,如同猛兽一样匍匐在龙江河与异溪河两河交汇的水口,雄视一江流水东去。山丘上,有一座石囤,囤色如墨,不知历经了多少春秋风雨。山顶的四周被垒起的几米高石墙围得严严实实。向东南面的山顶开着一扇石门,旁边建有烽火台。

登上石门,向东眺望,大河滔滔,天地辽阔。我曾经多次登临此囤,细细察看每一块囤石,想要搞明白它建于何时,是何人所为,又有何用?

然而,囤上没有文字记载,只能到囤下的天堂寨去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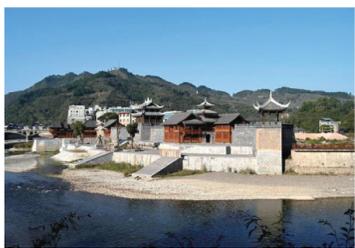
一位九十多岁的谭姓寨老说,天堂人家多数姓谭,祖上从江西来天堂生活已有数百年。旧社会,谭家靠在龙江河里划船为生。谈起龙江河上的划船营生,他们滔滔不绝,悠悠往事,三天六夜摆不完。当我问起后山石囤的事,他们的记忆似乎鞭长莫及。

有人说,那是古人修的军事基地;有人说,那是清朝年间修的御苗囤;有人说,那是民国时期修的防匪囤……

得不到确切答案,我只好去史籍里查找。历代的《岑巩县志》里没有,清朝的《思州府志》里没有,明代的《黔记》《贵州图经新志》里也没有……正当我想这下怕是岑巩历史上一段无法了结的谜案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送来了一本明朝万历年间的《贵州通志》,我在通志《思州府·山川》里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十万囤,治东十里,昔田琛藏兵十万于上。”

看到此语,我的心头顿起一阵强烈的震动,仿佛看见岑巩历史的远空烽烟滚滚,阵阵金戈铁马的嘶鸣驭空而来……

思州府的治地,就是今天岑巩县思州镇的思州古城。“治东十里”,不正是在天堂



吗?“藏兵十万”令我既惊又疑:浩荡十万大军,在这弹丸之地,可能吗?但是这个“藏兵”的田琛,却是思州乃至西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土司王。他是能够办到的。

这番记载,非同小可。我们不得不再实地考察,而且目光不再局限于天堂。经过几个月的探查,我们发现天堂与思州古城之间龙江河两岸长达五十公里区域内的大小山顶上,陆续发现十余座古囤。这些囤,大多是石囤,建有烽火台,与当地常见的防匪囤有很大差别。按照万历《贵州通志》的这段记载,和我们掌握的有关思州田氏的史迹情况,我们有理由推断,“十万囤”就是当年田氏土司修建的军事防御基地。

元朝至元年间,田氏土司将治所从北面的龙泉坪迁至南面的清江城,即今天思州镇的思州古城。田氏土司在此用心经营,在这里修建了宣慰司城,将子孙后裔安顿在西面的注溪衙院。

为了保护治所和子孙的安全,他们将重兵布置在东面的天堂与思州宣慰司城之间,死死地锁住这一段进出治所的水口要害,主要防御来自中原军队的侵扰。而在府西之地的注溪衙院一带,在龙江河沿岸的高山大谷之间,则是田氏土司牧马、练兵和屯兵的大后方,是田氏土司的后勤补给基地,一方面可以补给前方兵马粮草,二来

可以确保后世子孙的安全。

时隔数百年,思州古城的东西两地,从地方志和民间记忆中仍然可以查找到一些有关田氏土司的零星记载和传说。如天堂的十万囤,洞坪的田琛崖渡,还有亚坝的郎城、砚池塘、盐井等地。盐井出温泉,泉水含盐量很高,传说这里是田氏土司的产盐基地。田氏败逃后,盐井被封。衙院背后的岑巩山,是田宣慰牧马处和演武场。马院,又叫马圈,是田宣慰关马的地方。思州古城五里处的磨寨村有座大山,山顶有囤,也叫十囤,《思州府志》说:“十万囤,府西五里,田宣慰屯兵处。”

可以看出,田氏土司在思州历史上留下过深重的足迹,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去追溯和正视田氏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思州之名始于唐初,与思州田氏关系密切。隋开皇年间,田氏始祖田宗显入黔平蛮,因功受封黔中太守。唐永隆年间,田宗显四世孙田克昌,陟巴峡,卜筑思州,恩威结服夷民,成为大首领,从此思州成为田氏世土。

田氏发迹靠的是武力。由于长期在高山峡谷间征战磨砺,田氏士兵个个如狼似虎。这是一支极其彪悍的土司劲旅,时人记述说:“聚如云,散如鸦,用偏架之弩,射无不中,中无不死”。

宋朝时期,田氏土司军队一度成为朝廷直管的正规军,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倚重。宋朝皇帝曾称田氏将军为“田老虎”,称田氏军队为“神兵”。田景贤是田宗显的第十一世孙,是思州田氏土司首领中的杰出人物,曾是一名抗元名将。南宋末年,他临危受命,率领十万大军从思州出发,千里迢迢进京勤王,抗击元军,力挽狂澜。

唐宋元明时期,田氏土司军队忠实履行朝廷诏令,开黔抚夷,安定交趾,击退金,迎战蒙元,远征缅甸,开通云贵,平息苗疆,对维护祖国统一、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作出过重大贡献。

田景贤将土司治所南迁清江城,将新治清江称思州,而将旧思州称思南。岑巩的古名思州由此而来。此时,田氏土司占据天时、地利,凭借强大的武力开疆拓土,田氏势力如日中天,成为西南地区疆域面积最大的土司。

然而,正当田氏走向鼎盛的时候,元朝

末年,田景贤之孙田茂安割地投降明玉珍,田氏领地和势力一分为二,田氏由此走向分裂,几代土司仇杀内讧不止。

明朝永乐年间,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为争夺朱砂矿,发动了贵州历史上著名的“沙坑之战”,直打得天昏地暗,民不聊生,连皇帝朱棣也叫不停歇。最后朱棣将大手一挥,派大军进剿思州思南,将田琛与田宗鼎捉至京城问斩,田氏土司势力随即灰飞烟灭。

毫无疑问,田琛是思州田氏土司家业的败家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土霸王,全不把雄才大略的永乐皇帝朱棣放在眼里,将内讧愈演愈烈,最终敲响了田氏败亡的丧钟。

关于田琛其人,明朝田汝成的《炎徼纪闻》、郭子章的《黔记》和清朝张廷玉的《明史》都有着浓墨重彩的记述。可见他的历史影响不可小觑。

这些史籍记载说,田琛与田宗鼎闹事,被朱棣叫进京城训话,严词警告田琛不要再在地方生事扰民,否则就要取其项上人头。一回思州,田琛又成了土皇帝,把朱棣的话抛到九霄云外。为了争夺沙坑地,与田宗鼎又起事端,还扯起大旗,自称天主,组织兵马来向思南。

最终,朱棣下定决心,派镇远侯顾成率兵五万将田琛、田宗鼎捉至京城问罪,彻底剿灭田氏势力。从此思州改土归流,思州宣慰司变成了思州府,成为新建贵州省的管辖之地。六百年前那场平思战争究竟有多惨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如此强大的田氏势力,眨眼间烟消云散,仿佛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拔得很难觅到一丝踪迹。

数百年来,一群群的历史学者在思州土地上,无数次追问,除了茫然还是茫然。田氏雄杰埋骨何处?他们的子孙逃往何方?

两百余年后,田氏后裔重返思州故里,在注溪衙院重起炉灶,重沐烟火。然而那长达两百余年的逃匿记忆却在田氏土司的后裔中神秘地集体消失了,给后世学者留下无穷的喟叹和遗憾。

如果田氏没有内讧,如果田琛听从朱棣的警告,如果田氏土司依然统治思州,那么贵州的历史将是怎样一番景象?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如同一条大河,洪流滚滚向前。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才是大义。

□ 罗全兵

新年

(外一首)

抬头望天,时光发蓝
春花秋月仅在一瞬间
还没看清时间的脸
又是一年,又是一个新年
时光让谁多了发现
故乡离我远了又远
童年的风雨让人怀念
挥不去故乡的记忆
新年呵
你为何让我感到苍茫
唯有故乡让我坚强
又是一年,又是一个春天
新字越来越沉
年味越来越淡
忙忙碌碌,行囊空空
何时踏上回家的路
拉住母亲的手,叫几声娘

游子

年关临近
还不见你返乡
多年流浪在城市
你纯洁的灵魂
接受着金钱的考验
在亲情的光芒里
是否难以睁开双眼
临近年关
离春天还有多远
白发的老母亲
多次站在路口
她在寻找温暖
今年冬天不往常
你的老父亲
也因思念生卧病床
大山深处的老母亲
面临寒冷的北风
白发飘飘
谁为她梳理忧伤

□ 张绍国

腊月

(外一首)

腊月是农历新年的前奏,腊月的气氛有多浓烈,新年气氛就有多恢宏
新年的乐章全靠腊月铺垫和烘托

腊月的前奏直奔生活的主旨,城乡大市场被演奏得如火如荼,人们购买力空前,将腊月不断推向高潮

新能源轿车、大宗电器、时尚衣物
高档饮品等都是腊月渲染的主题
每家不购三两件,好像对不起丰收年

这时指挥棒直指农家小院,宰猪羊
杀鸡鸭晒鱼虾和海鲜的欢乐气氛
昭示农家人绿色三餐的多样和富足

所以,年过得不尽兴,取决于腊月
乘、用、吃、穿、玩等事无巨细了
年就过得丰富多彩,是个欢乐祥和年

腊月也是一年收官,只有前十一个月
艰苦奋斗不惜流汗,取得巨大收获
腊月才能有所备,我们要提前努力啊

雪落的声音

洁白的雪花,纷纷扬扬飘飘洒洒
带着上天的寄托和祝福,下落凡间
成为万物心中的圣洁花神

自然,花神降临就有声,你听
她们相互邀约,你挽着我我挽着她
有说有唱地飞向使命之地——

飞进油菜花田,唱油菜花从此大如碗
飞进麦田,唱白面馍馍从此苞斗大
飞进土豆地,唱土豆个个赛馍馍

飞进果园,千叮万嘱花都要抢时开
飞进池塘,万嘱鱼虾都要跳龙门
飞进山林,谆谆嘱托棵棵要成栋梁材

一朵飞进我的窗,深情地对我说
美丽的世界要果敢地爱啊
我说,我会像珍爱你去爱世界万物



(本版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 李田清

抗阳三日

近期,身边的朋友都陆续中招了。朋友圈中,也时不时刷到朋友“阳过”和“阳康”的帖子。

看着朋友圈的分享和网上的各种消息,起初我并未太在意,总觉得阳这件事离我很遥远。直到前几天,我出现了发热症状,最终还是没能躲掉,阳了。

2022年12月中旬,根据单位的安排,我参加了上级组织的一期轮训班。由于此时正值疫情防控刚刚放开,加之参训人员众多,全部集中在密闭的报告厅听课,每天阳的人数骤增。

12月18日(星期日)下午,轮训班匆匆结束,结业典礼也取消了。

因本周轮到报纸总值班,下午我直接来到了办公室。

突然,接连“阿嚏”几声,我知道坏了。此时,办公室的空调开得虽然很暖和,但我还是感到一阵阵寒意袭来,霎时感觉身体十分乏力,浑身上下肌肉也开始酸痛。

我瞬间想起朋友圈、各大群里看到的消息,莫非我也阳了?

早在疫情防控还没有放开时,妻子就去了上海女儿那里,我一人在家,什么也没准备,家里既没有药,也没有体温计,一下子有些措手不及。

如何办?我赶紧跟亲友联系,他们很快给我送来了退烧药、抗病毒颗粒、感冒灵颗粒、温度计、抗原试剂、红糖姜片等。应该说,在目前全民抗阳的时代,退烧药是最稀缺的药品,感冒药也是一盒难求。

我强忍寒意,用体温计一量,37.2°,还好,刚好有点低烧,我的心里松了口气,又打开电脑,抓紧审阅各个版面的大样。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明显感觉到身子更烫了,再次测量体温,38.6°,糟了,这就

是发烧了,我的侥幸心理彻底粉碎。

病毒来得如此迅速,令人猝不及防。后来,症状越来越严重,全身开始发冷,四肢无力,肌肉酸疼,伴随而来的是头重脚轻,晕晕乎乎,就像以前特别严重的感冒。

大约22时,感觉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向领导作了报告,并请同事来帮我顶当晚的班。回到家,吃了一粒布洛芬后,开始昏昏欲睡。

一晚上都在发烧,烧得大脑晕乎乎的,烧得浑身软绵绵的,身上疯狂出汗,一会儿凉一会儿热。我不敢掀被子,一直裹着被子,半睡半醒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嗓子沙哑、干疼,开始有点咳嗽、吐浓痰,流清鼻涕。

我找来红糖、姜片、蒜白、红枣,用水熬开,然后开始喝水,大量地喝水。

中午,进厨房煮了碗面条对付,又冲了一包感冒灵颗粒,吃了一粒维生素B1,然后睡觉。

醒来已是16时左右了,我看了看手机,这么晚了,不由掐了掐自己的手,有点疼,确定自己还在人间,就放心了。

想到今天还是我的夜班,我简单洗漱后又赶到了办公室。

为了不传染同事,我取消了当天的编前会,晚餐也是从食堂打上办公室吃。

38.4°,晚上依然发烧,头依然疼,喉咙不舒服。再吃一粒布洛芬后,感觉好了许多。

看稿、改稿、调版、签版,我强忍难受和不适,一直坚持工作,直到凌晨1时才完成。

走在回家的路上,风很大,天空还时不时飘着雨丝。夜幕中,大十字路口空荡荡的,看不到几个行人,偶尔有几个情侣经过,有人戴口罩有人不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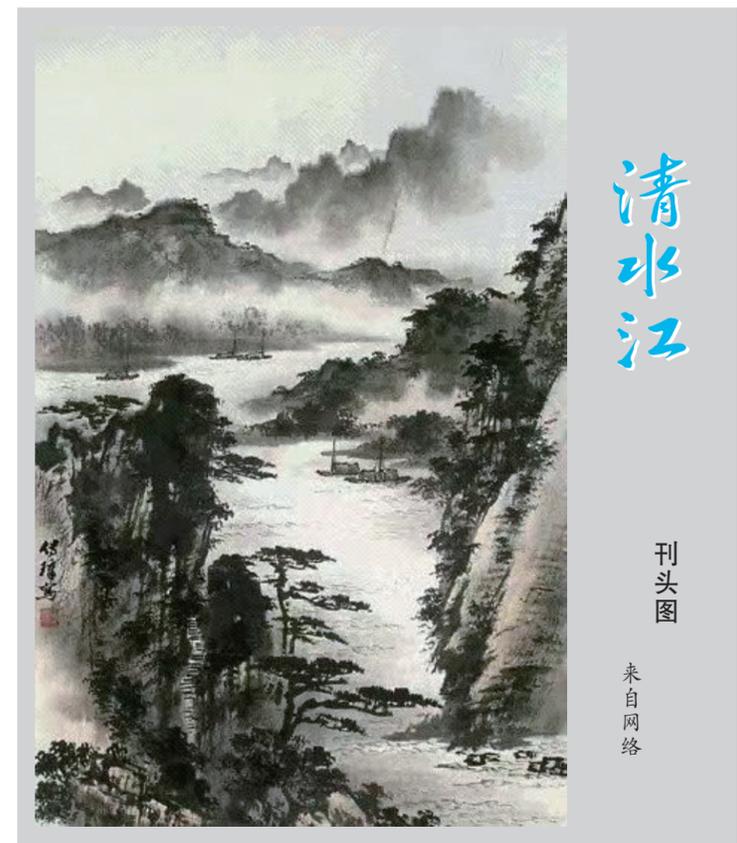
独自行走在大街上,让我感受到天气的寒冷和病毒的无情。

第三天,我摸了摸身体,不发烧了,测量体温,36.7°,恢复正常。

这天,午后的阳光明媚,透过玻璃窗直射进来,洒在身上很温暖,我也仿佛有了一些力气。

算下来,我与病毒斗争的日子实际不到三天,没有像网上说的铁锤抡四肢、喉咙吞刀片、虫子啃骨头这么严重。

或许,这跟我每天坚持锻炼和强健的体质有关。我每天清早6时起床晨跑,风雨



清水江

刊头图
来自网络

无阻,如今坚持已有十余年之久。

“心中有暖意,何惧秋风凉。”这次抗阳,我再次体会到了“人间自有真情在”,家人的轮番问候,朋友和同事的鼓励帮助,这些都让我觉得特别感动。

禅宗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有爱,所以世界更加美好;因为

有爱,所以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阳光温暖。

如何让生命之帆高扬?如何让生命之辉永放?或许我们需要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和气旺。我们是在鼓楼边的潘卜兰家吃的晚饭。当糯米饭、白斩鸡、腌鱼、炒蛋、韭菜汤、米酒摆在餐桌上,陈皓赞叹不已,他说这可是北方所没有的食品和吃法。酒过三巡,主家的女儿就邀来几个同伴开始临桌唱敬酒歌。一时间,杯盏交错,歌声、喝彩声连成一片,把气氛推上了高潮。聆听四周,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夜晚的小黄,简直是一片歌的海洋。

一顿晚餐,整整耗去了三个多钟头。这个豪爽的北方汉子被清香的米酒和温情的侗歌给灌醉了,当晚我们只好歇在了小黄。

第二天,晨曦初露,我们带着微微醉意离开了小黄。车到坳口,陈皓执意要下车回望。雾霭下的小黄,清新而朦胧,仿佛人间的仙境,和谐的天堂。

小黄,一个叫人迷恋的地方。

小黄。汽车约在弯曲的林区公路上行驶40分钟,一个神奇而富有诗意的侗寨展现在我们眼前:几百栋吊脚木楼依山傍水,四周青山环抱,一条小溪缓缓穿寨而过,鼓楼、风雨桥点缀其间,恰似一幅恬静的田园风光图。

在“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门牌下,齐刷刷地站着两排身着盛装,打扮得十分靓丽的侗家姑娘,面前的小方桌上摆着酒具,两边围着看热闹的村民。原来,她们早在等候拦路敬酒了。

拦路敬酒是侗寨人家迎接贵宾的礼节。拦路敬酒结束,姑娘们便挽着客人缓缓走进寨子里去。寨中的鼓楼,像一把层层叠叠的巨伞,飞檐翘角,雕龙画凤,直耸云霄。那造型,那气势,令人惊叹。鼓楼前有一块开阔地,铺着青石板,拼些侗族精美绝伦的图案,古朴而典雅,名叫鼓楼坪,是村里议事、行歌的场地。这里曾经演绎千人侗歌的盛大场面,登上了吉尼斯纪录。

进入鼓楼,演唱就开始了,纳面(姑娘)和纳汉(小伙)各坐一边,客人们则围在四周聆听。没有乐器,更无须伴奏,只要一人引领,众口便随声应和。从耕作四季到相思惜缘,侗族大歌把人间最真的情、最美的景致染得淋漓尽致。那歌声,似习习风啸,似涓涓流水,似悠悠蝉鸣,高低错落,浑然一体,给人耳

□ 石秀昌

去小黄听歌

侗族大歌已蜚声海外,听侗族大歌的最好去处自然是贵州从江的小黄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的北方朋友陈皓是慕名赶来听歌的。陈皓是我N多年前结识的文友,那家伙年近不惑仍保持着特有的浪漫,对文学和音乐热情不减,当媒体不断把小黄和侗族大歌推到他面前,他早已按捺不住。

小黄侗族大歌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多次参加全国汇演,走向全国。1964年,小黄歌手在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985年,小黄男声大歌队进京参加了“贵州省侗族古建筑、风情展览”迎宾演出;1996年6月,吴培建、潘艳月等5名小歌手,代表侗族少儿在北京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庆祝“六一”(太阳的心愿)文艺晚会,她们的演唱大获成功,轰动京城。至今,她们的演出巨照仍挂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大厅;同年7月,吴培建等四

名侗族少女组成的小黄少儿侗族大歌队随中国民间艺术团赴法国演出,在巴黎演出13场,场场爆满,轰动号称“艺术之都”的巴黎,受到了法国外长夫人的接见,侗族大歌从此登上了国际艺术的大雅之堂。在2005年“黄果树”杯“多彩贵州”歌唱大赛上,吴培建等“侗家十姐妹”演唱的侗族大歌获得特别奖,再次引起了轰动。2007年4月,小黄九姐妹陪同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出访日本,震撼了日本观众和两国领导人,受到极高赞誉。在小黄,处处有歌,事事有歌。喜庆节日,以歌相贺;男女相恋,以歌为媒;生产生活,以歌传言。每逢节日庆典,人们身着节日盛装,相聚在鼓楼对歌,用歌传情,用歌讴歌盛世丰年……这一切,陈皓早已从媒体上得知,只是没能亲身感受,亲眼所见。

陈皓这小子运气就是好,他那天正好有一个北京来的考察组要去小黄观光,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太阳落山后,我们驱车从县城出发,尾随考察组的车队直奔